



2014年7月27日 星期日

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叶凡

京江晚报

杏坛故事

文/孙建平

做教师好多年,一直和学生在一起。有许多的故事,难以忘记。

那次,本市论坛“畅游天下”板块有一个帖子,是镇江人游坦桑尼亚,我很喜欢就跟了一个:“好帖,令人心生向往的非洲之旅。我又想起当年马季先生的相声《友谊颂》。”第二天,楼主后续上传的图片有坦赞铁路,楼主还对我说:“坦赞铁路上面出现了哦。”我很开心,继续跟帖:“谢谢楼主,每天都来看看这个帖子,还和同事开玩笑,说有机会去非洲支教一年也很好的。前几天《京江晚报》有整版介绍津巴布韦,图文并茂,可以一起来看。”又到第二天,又看到了楼主的回帖:“看了回帖,总觉得有种亲切感,于是不由地搜索了您的帖子。不搜不知道,一搜还真搜对了。终于找到这种亲切感的缘由了。原来是孙老师。是您谏中的学生。”

原来,发帖的是1999年高三的毕业生,名字我没有多少印象,一时感到很惭愧。她说,你应该是从高三开始教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中,除了班主任,我对您的印象是最深的,虽然您只教了我们一年。在作文上您给了我很大的

鼓励,还曾经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点评,增加了我的自信。

听了她的话,我很是感动,又突然害怕起来。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好长时间,我的教学生涯中,我到底鼓励过多少学生?这些鼓励对学生将来的发展起过多少的作用?

张四十八是个村庄的名字,在新区姚桥的西南面。

有个星期六,我是在张四十八度过的,我的学生苏琴和她的一家就住在那儿。

之前的聚会中,我说,出来了好多年了,还是觉得家乡的饭菜好吃,还是记着家乡饭菜的味道。苏琴听了,就说,老师,我请你,一定做几个家乡的菜给你吃。

古语有“授人玫瑰,手有余香”,我实在不知道我的当年给学生的是不是玫瑰,但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余香的温馨。

到了苏琴家,有几个学生已在那里了。苏琴自己办了厂,是个家庭小作坊,做五金。工人不多,许多事情要亲力亲为。苏琴一直不怕吃苦,动手和交往能力都很强。多少年来,凭着自己的辛苦和坚韧,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小家。

饭桌上,满满一桌的菜,有红烧肉、红烧甲鱼、草鸡汤,还有其他学生从大路带来的东乡红烧羊肉。最让我感动的是还有糯米菜圆和烂面菜饼,还有新米熬的稀饭。苏琴说,烂面菜饼是特意请自己爱人福海的姐姐做的,福海的姐姐还问,是招待什么样的贵宾啊?

有一段时间,我教了三年艺术班,学生毕业的时候送我一本笔记本,是全班三十几位学生写

给我的毕业留言,记录了三年里师生间的一些故事。我请人将所有留言输入电脑,又给每位学生回复了一段话,还将这些资料上传到我的个人主页。很快的,一个别的班的学生就在我的主页上留言:“虽然你教我们6班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都好喜欢你的。我喜欢你教课的方式,培养了我们的同时让我们知道好多东西。大家都把您当作朋友哦。看了9班同学写的毕业留言,我还真有点不服气呢,我们6班和您之间也有许多故事啊。”

看了这位学生的留言,我就想,这样的学生,让我怎样感谢你?



那一年春天,宝盖山感动了中国

文/朱同

位于主城区的宝盖山,海拔62米。距今2.03亿年宁镇山脉的崛起,造就了它的脊梁;6000年前的一次大洪水,又给它披挂了一层厚厚的黄土。虽然古老,但直到清代始有宝盖山之名。所谓宝盖,原是古代帝王出巡的一种仪仗,一种高高撑起的圆形平顶大伞,周边围一圈帷幕缨须。由于此山山顶是一个方圆200米的平台,状如宝盖,故名。

近代史上的宝盖山,往事未必如歌。

1859年,清军与太平军在此厮杀,双方死伤数百;1901年,驻镇旗兵在山上建炮台,因而沪宁铁路早期工程档案将宝盖山记作炮台山;1908年初,宝盖山隧道终于打通,然而竣工前一次塌方使20多名工人死于非命;1913年7月,妄图复辟的军阀张勋,竟将大炮架到山上威逼镇江人拿出9万银元作“军饷”;1925年6月,一小撮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从江边窜上宝盖山“借道操练”,试图恫吓古城人民如火如荼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37年12月,镇江

沦陷前夕遭日机大规模轰炸,宝盖山下避难的200多同胞被炸死,隧道东口被炸塌,致使原先406米长的隧道缩至后来的334米……

然而,近代宝盖山又有它光彩夺目的一页,足以感动中国,彪炳后世。

那是八十五年前一个春天,1929年3月12日——

这一天早8时,古城五万民众在仁章路县立公共体育场举行孙中山逝世4周年纪念大会,会后游行队伍出西门,沿西门大街经银山门折向宝盖路。午后1时,万余青年齐聚宝盖山山顶,举行古城史上首回植树典礼。会场入口扎松柏牌楼4座,中设演讲台。台正中高悬孙中山遗像,四周张挂多幅标语:“森林是我们稳固的不动产”、“总理信徒联合起来,努力造林运动”。演讲台两侧有军乐队壮势助兴。省府迁镇后首任省主席钮永建首先致词:“今天集合在宝盖山开这盛大的造林典礼,是可快慰。自省府迁镇,我们第一件重要建设工作,就是这造林运

动。”接着是各界代表宣誓表态。大会鼓掌通过四项决议:1. 电请中央颁布森林法;2. 由全国一致实行造林运动;3. 请省府宽筹林务经费;4. 设法强制造林。“议案通过,高呼口号,声震山谷,群情高涨。”

随后,与会人员分赴宝盖山各指定地点(含两支余脉,即赛珍珠故居和崇实女中所在的两座小山,当时统称宝盖山)开始植树,“一时肩荷树苗者,手持铁铲者,锄土者,壅泥者,满山遍野,异常奋勉。”当天下午共植树4万余株,扩绿200余亩。

请注意,镇江是当年全国选择中山先生忌日举行植树活动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之一。两天后,上海《申报》详细报道了镇江人这一盛举,影响很大。镇江人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至少在植树造林这一方面,当年确实实引领着全国新潮流。

第二年,镇江民众又赴北固山造林,并建“中山纪念林塔”。新中国成立后,全市人民又抓紧古城其余山头的绿化。这方面,上岁

数的老镇江有资格也有责任向子孙介绍一番,如南徐大道附近的磨笄山和黄鹤山,1949年还是光秃秃的,到了上世纪60年代小树才长到半人高。而今这两座山已满眼翠绿亭亭如盖矣。城区26座山头将被打造出26个森林公园,当然更是今人超越前人的壮举。但人们不该忘记,这个宏伟进程的起始点定格在宝盖山,起始日定格在那一年春天的3月12日。

回眸今日之宝盖山,阳光灿烂,青翠欲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长长的隧道也悄然封闭,当年的栽树人,绝大多数已告别人世,唯有他们栽种的树木青春常驻,生机勃勃。写到这里,真想上山将这些树儿搂一搂,抱一抱,亲一亲。



镇江方言解义 70

文/王川

■ 岩上

不仅镇江的方言把“岸上”或“陆地”说成是“岩上”,就连苏北地区也有“岩上”一说,经常会听到人家说:“船就靠在岩上,我上去了。”“车子停在岩上,等我下船去开。”甚至还把“靠岸”说成是“靠岩”的。这个方言源自苏北的水乡地区,之后传到江南来了。苏北的里下河地区多水,没有山,因此也就少岩石。长年生活在水上的人浮家泛宅,是多么想踏上坚实的土地啊,于是他们把一切坚硬的、牢固的、不动的土地都称之为“岩”,这也就有了“岩上”一说,“岩上”与“水上”相对。

